

名伶趣談

(下) (本文插圖刊第9、67、68、69頁)

●李遠榮

程硯秋德澤包車夫

日寇佔北京後，程硯秋以高尚的民族氣節，息影舞台，在郊區學種菜為生，廣大觀眾對他相當敬重。

抗戰勝利了，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起他在天壇舞台首演了拿手好戲『六月雪』，場場爆滿，每天還要加站票百十張。

這天晚上散了場後，程硯秋正在後台卸裝，突然聽見跑龍套的倪小珊在嘀咕道：「還沒聽說過這等怪事，豈有看戲的還要在場子裏宿夜？」

程硯秋隨口問道：「那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倪小珊「嘿咻」笑出聲來：「那人既不是票友，又不是戲迷，據說是個黃包車夫叫王小二。」

「王小二！」程硯秋不禁脫口叫出，連忙披了件大衣走到帷幕邊。只見清場的在對一個瘦骨嶙峋的高個子嚷：「真是笑話！我們是劇場，不是旅館，你在這裡過夜不行的！」

「先生，自鬼子來後，多年見不到程先生的戲，我們着實焦慮。今天，我沒錢買票，將家中被子賣了，總算飽了眼福，這時回去，老婆必定

要和我吵鬧。如能寬容，待天亮後，我借湊點錢，買條被蓋……」，王小二在苦苦求情。

程硯秋聽到這裏，頭腦裡浮現出幾年前的往事：原來王小二的父親曾為程硯秋拉過一年包車，鬼子佔北京城後，程硯秋聞訊這位老車夫一病臥床不起，一天晚上備了禮物去探望，利時大院裏十五、六個車夫都趕來了。他們向程硯秋哭訴在鬼子屠刀下，家破人亡的慘狀，他們感激程硯秋不受敵偽威脅，為中國人爭氣的精神，并期望抗戰早日勝利，再看到程硯秋的戲。程硯秋十分感動，清唱一段『生死恨』的戲詞，以作答謝。

却說程硯秋這時走下台，對着這個車夫，笑着說：「小二，原來是您啊！」

王小二端睨着身穿對襟服、感情深厚的程硯秋，眼淚簌簌地說：「程先生，大伙兒都想念您哪！他們正在想法子籌錢看您的戲呢。」

程硯秋一聽，馬上叫倪小珊到帳房先生那裏支付了十塊大洋，交給王小二說：「大家不要愁心思，這點錢就算是我請大家看戲。」

王小二抓抓頭，摸摸腮，心裏樂得像開了花

，說了聲：「謝謝程先生」，接着一躬到底便走了。

程硯秋卸了裝，睡在床上，却久久不能入眠。他暗忖道，車夫們一心想看我的戲，實則是為慶祝抗戰勝利啊！他忽然又想到王小二今夜無被蓋，怎麼睡覺呢？他突然起身把自己的毛毯一捲，叫了一輛車，徑往桐子溝奔去。

王小二與高采烈地往回走，突然被半夜三更的車鈴聲驚住了。他掉頭一看，一輛黃包車已停住，程硯秋跳下車說：「小二啊您只顧走，今夜沒被蓋，怎麼能禦寒呢？這條毯子就送給您吧！」

王小二接過毯子，「撲通」一聲跪在地上叩了個頭，感激涕零地說：「程先生，我小二怎麼感謝您呢？」

程硯秋忙扶起他說：「還感激我什麼，沒有大家對我的鼓勵和支持，我程硯秋豈能與敵偽鬥了幾年，今天再返舞台！」

第二天，這件事很快在北京城裏傳開了。不幾天，一面長三四丈的大錦旗，懸掛在天壇舞台的門口，上綉八個大字：「一代宗師，匠心為民」。這是人力車夫們用力氣和心血對程硯秋表達

的一片心意。

荀慧生一字值千金

一九四五年年底，天津贛遠大舞台門口張貼了巨幅海報：「特邀京劇名伶荀慧生先生來津，於十二月廿六日首演『荀灌娘』」。這一下轟動津門，五天前預定票一售而空。

不料，二十六日一早，報紙上發出了令人震驚的『啓事』：「荀慧生先生因故決定推遲一天演出，祈請諸位觀衆諒解。」於是街頭巷尾議論紛紛，有些人猜測荀先生生病了，有些人估摸劇場老板苛刻，包銀分成了有異議……

誰也想不到這天荀慧生帶着檢場老曹，坐着一輛包車在街上兜風。到了「天津衛鑲牙店」門口才叫車停住。老曹心裏很納悶，他知道荀先生天生一副好牙，沒有顆殘缺，他到鑲牙店裏幹什麼？

這時荀慧生坐在椅子上，張着嘴，指着門牙左側第三顆與第四顆牙說：「前兩天牙齦發炎，現在雖然好了但本來就有點稀縫的地方，似覺更大了些，請師傅給補鑲一下。」

鑲牙師傅眨着眼說：「牙是稀一點，我看不影響什麼，您先生何必這麼考究？」

荀慧生正色地說道：「久聞貴店技術高超，難道是無法鑲補我這個毛病？」

鑲牙師傅正想頂沖幾句，一見荀慧生掏出塊進口懷錶看時間，知道此人必有油可刮，於是故意爲難說：「這麼點牙縫補起來，是個費神的事，另外，還有件事不便啓口……」

荀慧生一怔：「有什麼難處盡管說吧！」

鑲牙師傅佯裝不好意思地說：「難啦，爲您要耽誤幾個交易，您老如不惜花二十塊大洋……」

「好說，只請您手腳快一點！」荀慧生說罷，轉過頭來招呼老曹：「我就在這裏等一會，你先去劇場對王老板講，今晚接風的事就免了。」

他在天將傍晚回到賓館，王老板慌忙走來問道：「荀先生，您那裏不舒服？要不要請醫生看一下？」荀慧生連連擺手：「不，不，沒有什麼，只是推遲了演出日期，實在對不起，如果影響你們票房收入，我可以在白天加一場。」

王老板走後，老曹狐疑地問：「荀先生，您今天怎麼突然想到去補牙？」

荀慧生笑了：「牙不關風，吐字不準，看來是件小事，可是登上台就是大事了。我不認真檢點，豈不辜負天津父老兄弟一片熱望！」

老曹瞪大驚訝的眼睛：「我伴隨先生多年，只知道您唱功、做功上一絲不苟，萬想不到您認真到如此地步！不過說實話，這幾年您對外接濟不少，手頭並不寬裕，短演一場戲要損失多少！」

荀慧生哈哈大笑：「我知道今天耍少千把塊，不過，唱戲的都一心在銅錢上鑽，那一輩子也不能在觀衆心裏站立住呀！」

此後，在荀派票友中便留下「荀慧生唱戲，一字值千金」的佳話。

幾個月後，荀慧生突然接到一張二十元的匯

款單，他打開同時寄來的一封信，方知是那位鑲牙師傅寄來的。信中懺悔地說：

「敝人想不到那次補牙的是您，更想不到先生補牙的原由，退上二十塊錢，俾補失敬於萬一。」

馬連良認錯砸唱片

「甘露寺」是馬連良的拿手戲，他扮演喬玄，有一段「勒千歲殺字休出口」的唱詞，膾炙人口。這段唱詞於一九二九年（民國十八年）灌成唱片，銷路極好。可是有人指出：這段唱中「他有个二弟壽亭侯」一句裏的「壽亭侯」是錯的，應當是「漢壽亭侯」。

三國時，有「亭侯」的官名，「漢壽」是封地名，如果把「漢」字丟掉，就講不通了。形成此錯，原因是師承的關係，以爲一句唱中間，用三個字比四個字好唱；又誤以爲「漢壽亭侯」四個字中的「漢」字，可能表示的是漢朝，漢朝的人說話，不必再冠以「漢」字，於是把「漢」字省去。

馬連良得知此事，不僅立刻在演出中改正，而且自己花錢，把唱片公司還沒有賣出去的唱片全部買回，準備毀掉。

不少熟人勸他：「唱片賣得挺好，就差一個字，不會有人注意，您爲什麼幹賠這麼些錢的事呢？」

馬連良說：「唱錯一個詞兒，我含饞還是小事，可會讓別人以訛傳訛，因錯就錯，那就是大事啦！」最後還是把買回來的唱片一一砸碎；又

與唱片公司約定，重新灌錄這一段唱片。

蓋叫天嘔氣買花瓶

有「活武松」之稱的名京劇演員蓋叫天，其

性格亦如武松，剛正不阿，正義凜然。

蓋叫天的故居陳列着一對與人差不多高的青花瓷大花瓶。

這對大花瓶，據說是蓋叫天嘔氣買的。

名人名聯集粹（二）

劉兆田

一向花前看白髮；
幾回夢裡憶紅顏。

這是唐代詩人王維名聯，白髮紅顏，原為人生之階段，多用以詠女子老少之境遇。而此聯亦可說寫出了世人常有的心情，尤其凡人步入老境，多有此感懷；所謂「自古美人如名將，不要人間見白頭」，則又有一番意境。

生經白刃頭分貴，
死葬紅崗骨始香。

這是汪精衛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聯。黃花崗原名紅花崗，葬以七十二烈士後，始易名為黃花崗。此聯真是道盡了「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」的干雲豪情。汪氏晚節不全，但不能以人廢言，其壯志才華，却有令人激賞之處，如其刺攝政王入獄之名句：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」真是何等境界。據說近七十年來為國人所傳誦之「孫中山遺囑」，不過百餘字，却將革命的主義方略與目的步驟都寫盡了，真可說「言簡意賅，字字珠璣」。

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遺氏世界；
枉一生無可如何之遇，缺憾還諸天地，是創格完人。

這是沈葆楨題台南市鄭成功祠聯。細詠此聯，令人有無限感慨，而不禁想到：難道歷史真的會重演嗎？

赴義至勇，重節有方，
斯人不永，千將沉光。

據說這是當年蔣中正委員長輓所謂國共及中蘇秘使張冲之聯。此人於國共及中蘇之間，縱橫掉鬪，頗有貢獻。如其不死可能有許多爭議，都能化干戈為玉帛；可惜享年僅三十七歲。當時蔣中正總裁曾親臨致祭，並以此聯輓之。

有一次，蓋叫天與整理「蓋叫天藝術」的彭

兆榮在上海市區巡馬路，走過一家家文物商店，蓋叫天總要進去鑒賞一番，看得中意就買回來。

在一家文物商店裏，蓋叫天看見這對罕見的大花瓶，有意無意地說了聲：「這麼大，要賣多少錢？」

櫃台有個青年售貨員看他衣着簡樸，於是十分傲慢地隨口應了聲：「你買不起！」

「什麼？」蓋叫天一笑，「你怎麼知道我不起，什麼價錢？」

小青年看了看這個土老頭，理也不理。

蓋叫天還是問：「你說，什麼價錢？」

小青年態度實在大差：「打哈格棚，吃得介空！」

一言惹惱了這位「江南武松」，眼前彷彿是個白鼻頭的店小二，瞧不起英雄好漢，就認真起來。旁邊一位中年售貨員聞聲過來解圍，說這是「非賣品」。

蓋叫天那裏肯罷休：「『非賣品』為什麼說買不起？」一定要問明價格。

中年售貨員進去和經理商量，出來時大概想嚇退曹兵，說：「一對三千塊錢，要買一起買。」

笑笑咪咪瞅着土老兒，看你怎麼下場？

只見蓋叫天二話沒說，掏出支票照開不誤說一聲：「老彭，您幫我運回去。」邁開大步徑自走了。

這一下可苦了老彭，運走這對大花瓶，得坐兩回三輪車，一回拖一個，小心翼翼，謹防碰碎。



①



②

李遠榮「名伶趣談」插圖（文見124頁）

①四大名伶合影：站立者右起：荀慧生、梅蘭芳、尚小雲，前坐者：程硯秋。

②荀慧生（左）與馬富祿（右）在「玉堂春」的劇照。



李遠榮「名伶趣談」插圖（文見124頁）

①程硯秋在「青霜劍」戲中的劇照。

②中年時代的程硯秋。

③程硯秋（左）與尚小雲（右）合演崑劇「佳期」。



- ① 荀慧生飾演「杜十娘」時的劇照。
- ② 荀慧生在「釵頭鳳」裡的扮相。
- ③ 荀慧生所繪之「青山隱居者」。
- ④ 荀慧生「藝事日記」手跡。



獨自南通來函弟子徐凌雲在天津南開大學
 畢業願來團追隨工作其義吳頌平推轂函電
 力工業部古田水力發電工程局呂書水亦像伴
 并題字函數件分別酌覆夜場演紅娘日間在
 院旁慶華園沐浴理髮修容夜一時演
 九月十二日自十九日星期四日晴早八時起
 文化局張笑平扶病來訪與元秀代候相左繼談舞
 藝術劍筵之難蓋動作欲求驚人出眾必須心裁獨
 運而格律拘牽安員不易於擺脫更求新穎而激
 泉貴貴決非可以率率兩白操船至於劇本翻新出
 大奇最忌重複故之難而律而動作自翻新出
 同然後始能傳播久賴故創造革新較難於傳統
 守保守復談藝術精微宣傳介紹之功萬不可廢
 又談較劇團不易至中小城市余自解放後向無
 此念南北遨遊又擇衡衡石門此來已屬第三次



①蓋叫天表演「趟馬」的神情。

②梅蘭芳（左）晚年與馬連良（右）合演「汾河灣」的劇照。

